

曹彬僅名矣。席玉照之客嗜手鈔書。所據多善本。此朝
野僉載是其手鈔。每愛奇書。手自鈔。亦曹氏印也。顧千
里題曹氏鈔清河書畫船後云。秦澹生太史以彬僅名
不甚顯著。筆迹識之者既少。又其常用名號。小牙章
亦不曾鈐記。恐久而莫辨。因命予輒題於帙尾。今

木公世丈意亦如是。暹爰考記之以於眼福。庚辰十二月
至德周暹識於自莊嚴堪



朝野僉載卷第一

王子貞

浮休子張

文成



貞觀年中定州彭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失
明問卜者王子貞為卜之曰明年有從

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
一人著青袖襦遂邀為重設飲食其人曰僕
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為主人作之持斧繞舍
求犁輒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目
煥然見物此曲枝蓋井之故也

張璟藏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相書猶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如言沒入掖庭

秦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為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為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使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廷稱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為面欺左授秦州刺史初

任秦州有善筮者于路言其當重入朝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

蔡徵遠

瀛州仁安縣令張懷礼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徵遠卜轉武訖謂礼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但今年祿盡宜致仕也二人皆應奉懷礼授左補闕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門郎至秋而卒

開元中二道士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舟以九宮推筭張鷟

云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火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水行上事即散又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无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盧元欽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火風惟鼻根未倒屬五月

五日官取蚶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又商州有人患火風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

周元元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元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元元頭二鬼隨其後持棒直至景運門醫白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

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于
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
醫曰此可得哉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
上与錦被覆之并床舁送至宅夜半而卒上
自為詩以悼之

楊玄亮

貞觀年中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于虔州汝
山觀傭力晝夢見天尊云吾堂舍破壞汝為
我脩造遣汝能醫一切病寤而說之試療无
不愈者贛縣里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
之數日平復自是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
治漸无効矣

趙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
一僧与一木長尺餘數日人有病者汝以此
木拄之即愈玄景寤見几上木乃即僧所与
者遇病人試拄之果差于是求療每日數百
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眾禁之左基病者則
滿基門則天聞之進入内宮人病拄之即愈
令放出以救百姓病數月後得錢七百餘貫

後漸無驗

張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
張文仲經夜思之得一法令取本草讀之皆
應至其所畏者則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
丸服之應時而差一云問醫蘇澄云

郝公景

景于泰山采藥歸過市有見鬼者怪聲鬼見
景皆避之因語景遂以藥和為殺鬼丸患者
服之差

崔務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
遂痊復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脛骨微露視之
骨折處有銅末束之

菌毒

風俗 多為毒藥令奴食治葛死埋之土菌生
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之處者當日死少
遠或一月二月全遠者一年二年

蛇毒

趙延禧云凡遭惡毒蛇虺所螫者以艾炷帖傷處灸之立差不狀即死蓋灸螫處所以引去其毒也

治葛

治葛食之者立死有治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治葛毒鳩鳥飲水之處人誤飲之立死為鳩食蛇故也然其飲處則有犀牛濯其角能解其毒

雜說

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着藥箭極薺危而

食雉被則以地黃葉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則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尚能解毒况于人乎被蠶蠶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馬咬者蓋取其相制也蜘蛛蠶者雄黃末傅之筋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法續之百不失一

崔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好食生魚三斗乃足一日作膾未就爽飢甚遂吐一物狀如蝦蟇自是之

後不復食膾

崔融

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虫蝕痛不能忍一日從下部出一物如守宮須臾卒

李氏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隗西李氏火姓恐不入星夜乘鳴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

謂之駝李焉

張文成

張文成曰乾封以前選人每年不越數千垂拱

以後每歲當至五萬人不加衆選人益繇者蓋有繇矣嘗試論之祇如明狂進士十周三衛勳散雜色國官直司妙簡實才堪入流者十分不過一二選司考德摠是假手買名勢家囑請手不犯筆即送東司眼不識文被舉南館正員不足權補試攝檢之官賄貨縱橫賍汚狼籍流外行署錢多即面或帖司助曹或員外行案更有挽郎輦脚營田當屯无尺寸之功並優與處冬皆不事學問唯求貨賄是以選人冗甚于羊羣吏部喧多于蟻

聚若銓寔用百无一人積薪化薪所從來遠矣

鄭愔崔湜

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賕汚狼藉引銓有選人繫百錢于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時崔寔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赴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云崔侍郎下有力者即得

斜封官

景祐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後 販而踐高位景雲踐祚尚書宋璟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璟構出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奏云見孝和怒曰吾與人官何因奪却于是斜封皆復舊職偽周革命之際十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進士及下村教蒙博士皆被搜揚不曾試練並與美職塵黷士人之品誘悅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為榮有才者得官以為辱昔趙王倫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異並不簡試雷同與官市井屠沛亡命

不軌皆獲封侯。太府之銅不供鑄印。至有白
版侯者。朝會則服貂者大半。故謠云貂不足
狗尾續。小人多幸。君子恥之。无道之朝。一何
連類也。惜哉。

李盡忠

天后時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火地牢
因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
中 霄等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侍
國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因日與粥一頓。引出
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搃放
歸。若何。眾皆拜伏乞命。乃始放。至幽州。具
說飢凍逗逼。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虜峪
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于道側。
麻仁節等三軍并步卒。將馬爭先而入。被賊
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獨之。主擒節等。死者填
山谷。罕有一遺。

凌空觀

景龍四年。洛州凌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
婦人像。踰狀獨存。乃改為聖貞觀。

高穎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父
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穎嘗坐此樹下
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故公之帝曰高穎坐此
樹下須面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
在柯葉森竦根株蟠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
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

桑條歌

永徽年之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韋也女韋也
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諛佞者鄭愔作桑
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為吏部侍

郎賞纁百疋

突厥監

龍朔以來人唱突厥監後周聖曆年中差閻知
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聚成
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采衣裳以為禮聘不
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為可汗
突厥監之應

監一作監

封中岳

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屬突厥叛而止後又欲
封吐蕃入寇遂停至永淳年聖駕幸嵩岳詔

曰嵩山凡幾曾不畏登不得只是不得登三
度徵兵馬傍道打騰岳下遘疾不豫回宮
而崩

楊柳謠

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楊柳：漫頭駝後徐敬
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偽敕自稱揚州司
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
斬業首驛馬駝入洛此其應也

黃麋歌

周如意以來多唱黃麋歌其詞黃麋艸裏藏彎

弓射你傷而契丹反叛殺都督趙翹營府陷
沒差總管曹仁帥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等
前後百萬衆被賊敗于黃麋谷諸軍並沒因
有子遺黃麋之歌斯為驗矣

苾挈兒

周垂拱以來唱苾挈兒歌皆是邪曲後張易之
小名苾挈

安樂寺

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
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樹頭懸後

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于竿上改為悖逆
庶人

烏鵲窠

神龍以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駝施鍊
柯不鑿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彊盛百姓不得
采桑養蠶種禾刈穀之應也

鯉魚兒

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率來河
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均州入
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

挽天樞

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即
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尚方此其應也

黃犢子

景龍中謠云黃怕犢子挽引斷而脚踏地鞋靨
斷六月平 誅逆韋欲作亂鞋靨斷者事不
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

駱賓王

明堂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
須臾失浪委泥沙後賓王與徐敬業與兵揚

州火敗投江此其識也

閻知微

麟德以來百姓唱歌飲酒曲終而不盡者号為族盜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徃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忝七步射三發不中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先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者驅之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与者互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捨之其族盜之

言於斯駘

長孫无忌

趙公長孫无忌以烏羊毛為混脱瓊帽天下慕之其帽謂之趙公混脱後坐事長流嶺南混脱之言于是效焉

魏王

魏王為中子向前陪天下欣慕之名為魏王陪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中子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陪未一年而陸頌

武媚娘

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為皇后大
帝崩則天臨朝改号大周二十餘年武氏疆
盛武三思等王梁定魏並開府餘者十數人
並郡王鼎髮遺矣

孝和

咸亨以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喚三拜聞時笑
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
天也三拜者孝和為第三也

魏拜麟

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拜麟反語身戮也後

果被羅織而誅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
靖禹臧也果有竊禹之志被鄭克等斬之

張易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
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孫佺

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軍師李處郁諫曰
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

沒八萬人。昔竇建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時

德

謂竇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
佺之北也處郁曰殄若入咽百元一全山東
人謂濕飯為殄音徐幽州以北並為燕地故云

飲酒令

龍朔以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吞連基拗
倒子母者蓋与盤也連基者連盤拗倒蓋也
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于
清化坊飲為此令同席者進狀告之十人皆
弃市自後庐陵徙均州子母相吞離也連基

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廷放之兆

白馬寺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无故
自落于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
母等未成者並停午後出者科决還俗者十
八九焉

李蒙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云象有譴見其災甚重云
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
日寃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

李蒙者貴主家壻也。上不言其妻，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面于家。主居昭園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數艘進士畢集，聞蒙之乃踰垣奔赴，羣衆慙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檣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无一生者。

夏侯處信

夏侯處信為荊州長史，有宿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波茨許麩，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信遽呼僕。

曰：已波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搗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需，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于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乃授直衣，凡市易必徒手，識者鄙之。

柳慶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貯卧內，有奴私取，盜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

夏侯彪每日飲食生在下，未曾滬口，嘗送客。

出門如盜食嚮肉彪還室覺之大怒乃捉蠅
与食令嘔出之

鄭仁凱

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何翁為
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新鞋至凱廳前樹上
有鴛啄木也為巢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
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衣門夫竟至後跣
凱有得色

鄧祐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怕課
自供口腹祐未嘗設客有孫私用一鴨祐以
為擅破家資鞭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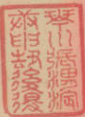
韋莊

莊頗讀書而性恬嗇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炙少
一嚮而覺之有子八歲而卒妻飲以時服莊
刺取故席裏屍殞訖仍擊席而歸其憶念
也乃嗚咽不自勝

朝野僉載卷第二

路潛

懷州錄事參軍路潛遭縶連輝事于新開推鞠
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而前之
邑宰皆卒于官潛故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
新開之難早已无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
至州吞縣數里水路上訖寢堂兩間有三窟
坑皆舊令也潛令坊夫填之有梟時集承塵
而鳴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兼有他色者以
杖驅之則抱杖而鳴其餘怪誕不可具言並



不以為事至四年考滿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未幾入為中書舍人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乘驢拳僵至岳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甲出親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狀而終

盧崇道

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狀口傳欲反之狀俱流嶺

南經年元日不悲号兩目皆腫不勝悽楚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糾捉教各杖一百俱至喪命

劉仁軌

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舡極多除名為民遂遼東効力偶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其前背坐叱之不忤仍惡詈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啻忤須臾

城頭放箭正中卒心而死。不秋，仁軌當其矢矣。

任之選

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為中書令，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遺絹一束，以助其需。選將歸，至舍，不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亦減。非但此度，餘處皆然，何命薄之甚也。

裴有敬

杭州刺史裴有敬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榮福以禳之。」

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无病，榮退。」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婦，若不使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敬更娶二姬，榮言信矣。

韋氏

廣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略盡。祿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罪，誅族何辜，亦如丹閔殺胡。」

漢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賢者枉戮雖
曰死生有命百中豈无一枉乎

張嘉福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
懷州武涉驛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赦放
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
天乎

張仁禕

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禕
延亮問曰明公看禕何當廷亮曰基郎坐不

煖席何慮不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
員外搃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
禕卒

劉知元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館時司馬楊舜
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瘦者不
堪知元乃檢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駝等殺之
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
死心上乃煖七日而蘇云見一白鰓水犢并
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个月枉殺母子須

史又見猪羊豕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荅
歎引揚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又
五日而舜臣死

張文成

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為不祥
連唾之文成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既賀
客已在門矣又一說文成于景雲二年為
鴻臚寺丞袍帽並被鼠齧有蜘蛛大如粟當
寢門懸絲徑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男不宰
鼠齧其腰帶欲斷尋選授博野尉

貓鬼

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鬼為魘魅頗
有神靈邇相誣告京都及郡縣被誅戮者數
千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
矣

長星

儀鳳年中有長星半天出東方三十餘日乃滅
自是吐蕃叛匈奴及徐敬業亂白鐵余作逆
博豫騷動忠萬強梁契丹翻營府突厥破趙
定麻仁節張玄遇王孝傑等皆沒萬眾三十

餘年兵革不息

火鳥

調露之後有鳥狀如鳩色如烏飛風聲千
為隊時人謂之鴝雀二名突厥雀若來突厥
必至

幽州人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
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亂天象請口中安
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
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无異不祥之甚則

天愕我遽制改令中為八字後孝和即位
果幽則天于上陽宮

默吸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默吸賊到并州
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並退盡俗諺云粟子
塞鼻孔懸樓閣却種又云蟬鳴蛩螿喚黍種
饑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
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鵲巢下近
地其年大水

張易之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
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孫儉

幽州都督孫儉之入賊也薛納与之書曰李月
不可入賊大凶也儉曰六月宣王北伐納何
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出軍之日有白
虹垂頭北軍其夜大星落于營內兵將無敢
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鴉烏鴟鴞等並失皆
隨軍衣經二旬而軍沒烏鴞食其肉焉

太白晝見

延和 年正月七日太白晝見經天其月上皇
遜位此易主之應也至八九月太白仍晝見
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上皇廢誅中書令蕭
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等

大星

開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流星大如篋如盃
者貫北并而落小者隨之無數天星盡搖至
曉而止七月襄王崩謚瑒帝十月吐蕃入隴
大掠羊馬殺傷無數其年六月大風拔樹叢
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

建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
至是拔出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
小如麥甚歲大饑竹亦枯死嶺南亦然人取
粉之而食後漢襄楷曰國中竹柏枯者不出
三年王當之人家竹結定枯死者家長當之
終南竹枯後二年太上皇崩

火災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
赤燄二所詣即火起東晉時王弘為吳郡太
守亦有此災和嶷部人誠其防慎復坐廳事

見一赤物如信幡飛向人家隨見熾起方知
災不由人遭藝之人遂免笞罰

水災

開元八年契丹叛關中兵救營府至澠池關門
營于穀水側夜半水漲漂二萬餘人惟綱
夜搏蒲不睡登高獲免村店並沒而上陽宮
中水溫宮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師興道坊
夜陷為池沒五百餘家初鄧州三鴉口見二
小兒以水相戲須臾有蛇大十圍以上張口
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雲雨晦冥大水漂

鴻蛇及小兒不知所在

南陽王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為樂王曰放蠟最
樂遂收蠟五斗貯大浴鑊中令一囚脫衣而
入被蠟攢整宛轉号叫若痛不勝食頃而死
帝与王看之□□

朱粲

隋末荒乱狂賊朱粲起于襄鄧間歲饑米斛萬
錢亦不可得人民相食粲驅男女大小入一
大銅鍾可二百石煮之以餓賊黨生靈殲于

此矣

陳承親

周思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
兵劫掠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
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邀屈意甚殷勤送別江
亭隨遣子弟兵劫殺將其妻女至州妻乞命
不許遂殺之取其女遭其害者甚多

薛震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
臨安于客舍遂殺之以水銀和煎并骨銷盡

後又欲食其婦。知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秦聞，杖一百而死。

陳元光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已而呈其二手，客皆攬喉而吐。

獨孤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之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為放矣。莊曰：「將吾作具來。」乃一

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繫鉤于樹，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今以骸鉤之，遣壯士擊其繩，則鉤出于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荅曰：「弔人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痛病，推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取肋下肉食之，歲餘卒。

索元禮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号為索，便評囚作鐵籠。

頭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烏多至腦，裂髓出，亦為

鳳，晒翅，狝猴鑽火，等以撮閉手足而轉之，並

研骨至碎又懸囚于梁下以石纏頸其酷虐如此元礼故胡人降師之假父後坐賍流死嶺南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救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二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救依然後斬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捺人主之情蓋為此也

元楷

羽林將軍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家彥璋迂侍御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誅家口配流可謂積惡有餘殃之應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妹艷善歌而有文筆知之愛甚為之不婚偽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粧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其詞曰石家金谷重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舞君在君

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銘於百年離恨在高樓
一旦紅顏為君盡碧玉讀詩飲酒不食三日
投井而死承嗣撈出屍于褰帶上見詩大怒
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于南市籍其家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為控雀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
洛陽令競為奢侈易之為大鐵籠貯鸞鴨于
其內當中處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鸞鴨逸火
走渴即飲汁火炙而死表裏俱熟毛落盡而
肉赤烘矣昌宗閹活躬于小室內起炭火

貯五味汁如前法昌儀以鐵板釘入地縛狗
四足于板上放鷹鷄活啞其肉而狗猶号
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道憶馬勝
昌儀取從騎破肋取之馬良久而死後誅易
之等百姓鬻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
昌儀則打折双足插取心肝而後死三首送
都諺云走馬報

周興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酷虐无所不
為時人号为牛頭阿婆百姓怨諺興乃諺門

判曰被告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咸無言

侯思正

周侍御史侯思正醴泉賣餅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正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宜來俊即与你孟青橫遭苦毒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蓄私錦朝堂決殺之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為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云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勳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斲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籠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霍為陛

下耳目在外惟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于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遠告虺貞及其事並驗今只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枉賢良賍賄如山寃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遠到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為除頊中丞賜排瑁理綦連耀事以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出為温州司馬卒

成王千里

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

橫于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地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為戲笑又取鼈及鼈令人脫衣從鼈鬻鬻之其人酸痛号叫王与姬妾看玩以為樂然後以竹刺鼈鬻之口遂鬻竹而放人不則灸其背鬻痛則放口人被試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

張亶

朔方總管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辭不遜有書其腹背鑿其肌膚

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勝楚痛日夜作蟲鳥
鳴然後送与默啜。識字者宣訖齏而殺
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王旭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
有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則
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繼其髮遣証
与長安尉房怕姦徑三日不承女婦曰侍御
如此苦毒兇死必訴于冥司若配入宮必申
于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京師三豹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号為三
豹嵩為赤鬣交為白額旭為黑豹皆狠戾不
軌鳩毒無儀體性疎狂精神矜辣鞠訊罪囚
必鋪棘卧削竹截指方梁壓髀碎瓦支膝遣
作仙人獻果玉女登梯擯子懸駒駝兒拔櫬
鳳皇晒翅狝猴鑽火上麥索下蘭單人不聊
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証是為非任意指揮
傳空為實周孔請服殺人夷齊求供肆劫訊
劾乾灑水有出期推鞠濕沈塵飛不放來俊

臣乞為弟子索元礼來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羊付庖未有出期縛鼠与猫終无脱日妻子永別友朋長辭京中人相要作誓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張孝嵩

京兆人高麗家貧于御史基替勲官上送交牒時有令史作偽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走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投高麗敲膝骨落地兩脚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偽准法斲死訖大理御狀上故事准名例律為疾不合加刑嵩愀然作色曰脚攣何處造偽命兩人昇上市斬之

謝祐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斬徙曹王于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後祐于平閣上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得祐頭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河內王懿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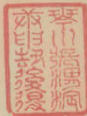
周默啜賊之陷恒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教授三
品入匈奴遂投賊將至趙州褒公段瓚同沒
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瓚遂先歸則天賞
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鞠問
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
出被趁斫射不死走脫得來顧王哀之懿宗
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
津橋南于衛士鋪鼓格簿磔手足令段瓚先
射三發皆不中令段瓚射之中又令百官射
箭如蝟毛氣仍濞：狀微動即以刀當心直
下到陰割取心擲地猶趨：跳數十回懿宗
之惡毒如此

楊務廉

廉于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減 授將作
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意見開陝州三
門鑿山燒石岩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
僱夫並未與價直牽支一斷棧梁一絕則撲
殺數十人取僱夫錢糶米充數即注夫逃走
下岑貫禁其父母兄弟子姪牽船夫皆令繫
二瓠于臂皆落水着石百無一生沿路悲号

声動山谷皆稱楊務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
破戶口

李全交



監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羅織酷虐為業基中号
為人頭羅刹殿中王旭号為鬼面夜叉訊因
引枷柄向前名為駢兇拔輒得枷頭着樹名
曰攢子懸軸兩手捧枷累磚于上号為仙人
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拘之名玉女登
梯考郴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孤
魁皆遣喚雀作鳳證蛇成龍也 卷第二

朝野僉載卷第三

陳懷卿



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于鴨闌中除糞。中有光燐。狀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于舍後山足下。因鑿有越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夏文榮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言其判冥事。張鷟時為御史。出為邠州司倉。替

婦往問焉榮以杖劃地作柳字曰君當為此
州至後半年除柳州司倉後改德州平昌令
榮克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
則天之表姪也貪穢無厭著詞曰迴波爾時廷
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旁人不
得棖觸差攝御史康言推鞠斷死時母在都
見夏文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十張黃紙可
為 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
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改
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榮書衛

漢柳字曰衛多不成漢柳二州交加不定後
果唱衛州錄事闕重即唱漢州錄事時鸞基
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
郎崔玄暉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尔吏
部令史官共鸞基鳳閣交換遂以无忌為柳
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為漢州錄事焉

張希望

周司礼卿張希望舊宅改造詣見鬼人馮毅
謂曰新宅下有一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怒
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以來未聞有此事

君勿多言後月餘數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
後適登階鬼引弓射中膊脾間望遂覺疼痛
以手撫之其日卒

鄭從簡

周左司郎中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佳令巫者
觀之曰主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
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自
不好非我之為也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
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絕

房穎珩

周地官郎中房穎珩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
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云王
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
老却卧至曉房果病起日而卒所司奏狀
除李迴秀為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
問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之語

稠禪師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幼落髮為沙彌時輩甚眾
每休暇常角力騰捷為戲而禪師以力弱見
凌殆侮毆擊者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

戶抱金剛足而誓曰吾以羸弱為等類輕侮
受辱已甚不如死也

汝以力聞當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
必死于此无還志約既畢因志心祈之初一
兩夕怕尔念益固至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
執大錡滿中盛筋謂師曰小子欲力乎曰欲
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曰
出家人斷肉故神乃操錡舉七以筋食之禪
師未敢食神怖以金剛杵師惧而食斯須食
畢神曰汝已多力宜善持教勉旃神在天曉

師還所居諸同列問曰豎子頃何至師不答
須臾于堂中會食畢諸同列又戲毆禪師
師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試引其臂筋
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師曰吾為汝等試
之因入殿中橫隔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
又躍身至于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
武動駭物聽先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
禪師後證果居于林慮山入山數十里御名精
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而禪者常數千
人齊文宣帝怒其聚眾因領驍果數萬眾躬

自往討將加白刃為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
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來此師曰陛下將殺
貧道恐山中血汙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
大驚降駕禮謁請許其悔過禪師六无言文
宣命設饌畢文宣曰聞師金剛處祈得力
今欲見師少効力可乎師曰昔力者人力也
今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
行寓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拖木數千根卧
在谷口禪師呪之諸不起乃空中自相搏擊
声若雷霆聞觸摧折續紛如雨文宣大惧從
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因敕禪師度人造
寺无得禁止遂于并州營幢子未成違病臨
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不免
但功未得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
者徃成此功言迄而化後三十年隋帝過并
州見此寺心中恍然記憶有似舊修化處頂
礼恭敬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
謂帝大力長者耳

真臆園

真臆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至則設檮柳

龍腦香蛤蚧以為膏宴其酒比之淫穢私房
與妻共飲對尊者辟之人不飲令人見
此俗也其道明國人不着衣服者人共
笑之无鹽鐵以竹弩射虫鳥

五溪蠻

其俗父母死于村外閭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路
歌親屬飲宴戲舞一月餘日儘產為棺飾臨
江高山半助鑿龕以葬之山上懸索接柩弥
高者為孝自此即終身不復祭祀初邇表三
年不食鹽

蜜唧

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
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嚼而行以筋夾取咬
之唧作产故曰蜜唧

磕頭師

梁有磕頭師者極精進武帝甚敬信之後敕使
喚磕頭師帝方與人碁欲殺一段應声曰殺
却使遽出而斬之帝棋罷喚師使對曰向者
陛下令人殺却臣已殺訖矣帝歎曰師臨死
之時有何語言使曰師云貧道无罪前劫為

沙弥時以鋏剗地誤傷一曲蟾帝時為蟾今
此根也帝為之悔恨流淚

武攸寧

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
破家者十室而九告寃于天吁嗟滿路甯造
火庫二百餘間長百步所徵獲者盡貯于中
一時火起頃刻蕩盡已而尋患之腫漸大如
瓮酸楚難忍數月而卒

僧曇暢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驢向岐
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衲帽敝衣手插
數珠自云賢者五戒夜至馬菟店宿五戒
礼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為精進一至四
更即共同叢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刃刺暢
其奴下驢入草而逃戒遂騎驢驅馱即衣主
人夢暢訴五戒劫殺須臾奴到告之如夢時
三衛于彼持弓箭乘馬趁四十餘里以箭擿
之戒下驢乞命得送縣決殺之

金荊

後魏末嵩陽桂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

合理髮柳氏遂截其双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蓮善歌昌愛之柳乃截其舌後柳患舌瘡事急就禰禪師懺悔師已先知謂柳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致失自指又截婢舌今合斲舌至心悔過庶或可免柳頂礼求哀經七日禪師令張口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師持呪蛇遂落地舌亦平復自是不復妬矣

范略婢

貞現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

截其耳鼻略不能制頃之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年女漸大其婢仍在女問婢述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慚恨悔之無及

胡亮妾

廣州蒙化縣丞胡亮從替郵周仁執討獠得一首領妾幸之帶至縣亮後向府妻賀氏燒釘烙其双目妾遂縊死後賀有娠而產一蛇無兩目以問禪師：曰夫人曾燒鐵烙一女婦之目故為蛇以報此即受害者也夫人宜善視之可以免難不狀禍及身矣賀養蛇一二

年蛇漸大而不見物惟置之衣被中亮不知也偶撥被見蛇火驚因斫殺之賀兩目遂枯追悔無及

梁仁裕婢

裕為驍衛將軍先幸一婢而妻李氏甚妬傳婢而擊其腦婢号呼曰在下卑賤身不自由娘子苦毒何甚婢死月餘李病常見婢為祟李頭徧生瘰癧腦潰苦痛晝夜鳴叫數月而卒

張景先婢

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從軍六擒而斬之至汾州与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百姓震悚後坐誣枉配流雷州將所寵少姬花岩同行死于舟中偽作救追花岩諫曰事勢如此何若更為此不軌乎知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投之于江舟人掬取知又鞭之二百死遂埋于江上俄而事叢御史胡元礼推之錮身嶺南至花岩死处忽云花岩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惟知叩頭稱死罪如受枷棒之声夜半寤

陸彥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曰命未盡放
歸左右曰宅舍已壞不堪時滄州人李談新
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与之彥遂入談
柩中而蘇口作吳語妻子不識具說其事因
歸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呈其由乃信
之

首耳獸

天后中涪州武龍縣多扁暴有一獸似虎而絕
大日正午逐一扁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
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扁矣錄奏檢瑞圖乃

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因出使楊殺婢投廁
中景婦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
婢訟之于榮。追對問景先曰夫人病困妾
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
殺婢投于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
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
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宥放月餘而卒

李訓妾

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先有一
妾婚後嫁之已易兩主韋忽患傳屍病安石

疑妾厭禱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橫加拷掠
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死未三日
韋遂亡時人咸以為冤魂所致也安石坐貶
蒲州大極元年八月卒

花巖

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
河北趙 怪其為人每作色弘遂告殺二百
人授遊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
督王安仁密者差弘往推索大枷夾項安仁
不承伏遂于枷上斫死安仁便即脫之其男
首耳不食生物有扁暴則殺之

虎塔

天后中成王千里得一虎子來宮中齋損一宮
人因令坐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
塔設千人供勒碑号為扁塔至今猶在

傅黃中

黃中越州諸暨縣人也赴飲大醉夜中山行臨
崖而睡有扁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
中遂噴嚏声震扁驚躍落崖腰膝受傷為人
所得

陽城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錮居闕鄉拜拾遺
李周南居曲江拜授書郎時人以謂轉遠轉
高轉近轉卑

朝野僉載卷第三

朝野僉載卷第四

袁守一

守一性行淺俗時人号為料閉瀟瀟任萬年尉
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于中書令宗
楚客門餉菜除監察貞未之知也貞高揖
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守一即彈之除貞
左基御史守一請假不敢出貞呼而慰之守
一競惕不已楚客知之為除右基侍御史守
一朝堂抗衡于貞曰与公羅師者市郭
兒語无交涉也楚客聞誅守一流其黨于端

州

崔泰之

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基閣神仙
地衣冠君子鄉明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
隨司命鬼魄逐閻羅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
朝堂

陸餘慶

尚書左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
餘慶筆頭无力嘴頭硬一衙受詞訟十日判
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狎狗

遂鞭之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
詣廳文符須徵發者于小窻接入鍊州宅門
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
來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
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
其故曰鑰匙子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
此孫彥高之流也

姜師度

師度好奇詭為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檣車運糧
開河築堰州縣鼎沸于魯城界內種稻穗
蟹食又差夫打蟹人苦之歌曰鹵地播稻禾
一粟被水沒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為
陝州刺史以永豐倉未運別徵三錢計以為
費一夕忽亡得計按從滄建槽直至于河長
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惟處以大杷推之米
多成粉而耗損兼風激颺凡一函失米百石
而動即盈万每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
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害多怨起停

之

石惠泰

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
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迂轉後此職
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為判十餘紙以
報乃假手于拾遺張九齡

李謹度

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宥發
哀訃到匿之官寮惡其無行令奉貫瀛州申
牒尚書省御史基然後奉哀其庸猥類此

三穢

王怡為中丞憲基之穢姜晦為掌選侍郎吏部
之穢崔泰之為黃門侍郎門下之穢号为京
師三穢

陽滔

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
適无舊本檢尋乃斷憲取得之時人号为斷
憲舍人

常定宗

國子進士辛弘智詩云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刺

生妾如基上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
宗為改始字為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
下牒見博士羅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
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
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為公驗

獨孤守忠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
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眾大
晒焉

王熊

王熊為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畧糧賦定格決杖
一百熊曰搃畧幾人法曹曰七人熊曰畧七
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曰
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獺。判事駢咬瓜喚
牛嚼沫見錢滿面喜无鉅從頭喝嘗逢餓夜
又百姓不可活

魏崇裕

冀州參軍魏崇裕送司士入京詩曰崇裕有幸
會得遇明滿來司士向京衣曠楚哭声哀司
士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声

韻司士曰師明弟子哲

梁士會

滑州灵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拳牒
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
公大好判但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
何物里正不送烏翎識者聞而笑之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
令侯敏媚事之其妻董氏諫曰俊臣國賊也
勢不能久一朝事發党先遭禍君可敬而遠

之敏因稍退。後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弃官。婦董曰：「速去莫他求。」遂行至州投刺謁州將。誤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為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曰：「且住莫他求。」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龍。舊令被殺。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戮流配。其黨敏又獲免。

高叡妻

趙州刺史高叡。默啜賊破定州。部至趙州。長史以下開門納賊。叡計無所出。與妻秦氏仰藥。

詐死昇至賊所。賊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與尔官。不降即死。」叡无言而顧其妻。曰：「受國厚恩。報在今日。受賊一品。何足為榮。傷合眼不語。往兩日。知不可生。乃殺之。」

崔敬女

冀州長史吉懋。欲為男。頭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挾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并花車。待至。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豈卧不起。其小女白。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為婢。」

尚不合辭望姓之門何足為恥。坤若不可見
自當之。遂登車而去。珣過平章事。賢妻逢節
談者榮之。珣坐與河內王。出為温州司馬
而卒。

李禽母

監察御史李禽母清素自勵。禽請祿米。送至宅。
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
樂。又問車脚錢。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
令還所賸米及車脚錢。以責禽。乃追倉官
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

盧獻女

文昌左丞盧獻第二女。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
不再醮。姿容端秀。顏調甚高。姊夫羽林將軍
李思冲。妙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
敢白。思冲擇日。備禮幣。甚盛。盧氏拒闥抗
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
自截其髮。奏之。敕勿奪其志。後為尼。甚精進。

鄧康妻

滄州弓高鄧康妻李氏。婚未期而康卒。李年十
八。守志。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

矣。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為偶。李氏不許，自後數夢之。李以為精魅也，書符咒禁，終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移節，而為此所撓，蓋吾容未衰也。乃拔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又夢其鬼來謝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絕。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里。

楊容華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幼能屬文，嘗為新粧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秉晚開。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為基。粧似臨池出，人疑下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右復徘徊。好事者多傳之。

任環妻

兵部尚書任環，敕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金壺貯酒，賜之曰：飲之立死。環三品官也，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之。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今官。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金壺之酒而睡。

帝謂環曰：伊姪且不懼。

二女令別宅。

安置

韋桃符

隋開皇中京兆韋哀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極有膽力哀至左衛中郎以菴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符家有黃犢牛宰而獻之因問家乞姓哀曰止從吾姓符叩頭曰何敢与郎君同姓哀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為黃犢子韋郎韋庶人甚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代深遠子孫或与通婚尔

天后

則天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相薛公默然內使狄仁傑對曰鸚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庐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御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為得策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育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昔渠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庐陵立為太子元元帥

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立北邙山頭皆兵
滿无容人起賊自退散

薛季昶

薛季昶為荊州長史夢猫兒伏卧于堂限上頭
向外以問占者張猷曰猫兒者爪牙伏門
限者間外之事君必當軍馬之任未旬日果
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陳安平

給事中陳安平年滿赴選与御人李仙藥卧夜
夢十一月養蚕仙藥占曰十一月養蚕冬无

也君必選東司數日果除吏部

李瞿曇

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
仙藥占曰母猪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
如其言

張鷟

鷟曾夢一大鳥五采成文飛至庭前不啖以告
祖父曰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類有五赤者
鳳也青者鷟也黃者鷩也白者鷮也紫
者鷩也此鳥為鳳皇之佐當為帝輔也遂

以為名鶩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身其
年對策考功員外審味道以為天下第一又
初岐王屬夜夢着緋乘駟睡中自怪我衣綠
乘馬何為如是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
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裴元貞

河東裴元貞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
竇出挽弓射之甚箭遂擊以為不祥問曹良
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有此夢神為我能
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第臂也
有擊為第也尋而唱第

崔湜

右丞盧藏用中書崔湜太平党也傳流嶺南至
荊州湜夢講座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者張
猷謂盧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法從上
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尋有御
史陸遺免齋教令湜自盡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其牛有兩尾
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有兩尾失字也經數

日累我

來俊臣

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閔二子夜遣
巫祈禱星月呪詛不道拷掠痛楚奴婢妄證
二子自誣並輒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曰下
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瀝惡
崇姦相虛成寔輜土用血誠伊辰之故為掘
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

阿來

韋庶人全盛之時特好厭禱將昏鏡以照人令
其迷亂與崇仁坊即俗師婆阿來專行厭禱
平王誅後往于殿上掘得巫蠱皆韋等所
為也

雍文智

韋庶人葬其父韋貞子鄴王葬異

官人路

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鄴王教曰當作官人甚
大艱苦宜與賞若錄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
依鬼教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賄賂者驗
寔斬之

彭君卿

中宗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大夫所辱他日對百官摠集詐宣孝和勅曰御史不存檢校衣却中帶即去之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衣觀者駭之

何婆

浮休子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僧祈之二十餘日無効浮休子乃推倒土龍其夜雨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

無醫人浮休子于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與同行入郭司法盾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个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矣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卑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摠沒品郭大罵而起

來婆

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曾
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疋細
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
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
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祝既
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
配

祖珍儉

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瓮于梁上以
刀斫之繩斷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內密閉門

置一瓮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
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
極寒石臼水凍呪之火出賣卜于信都市口
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糾告引向市
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畏命紙筆作詞神象
不撓

葉道士

凌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肱橫挑柳于
腹上老柳斷而腹不傷嘗將桑刀斫一女子
應手兩段血流徧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

噴水而呪須臾平復

河南祆主

河南丘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歲商胡祈福烹猪殺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醉神之後募一胡為祆主看者施錢並与之甚祆主取一利刃色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刃刺腹刃出于背仍亂攪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涼州祆主

涼州祆神祠祈禱日祆主以錢從額上釘之直

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祆所乃拔釘一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初莫知其所以狀也

明崇儼

儼有術法文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弦管是何祥也儼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于其上釘之其声寤狀上笑喚妓人問之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上遂怖惧不敢奏樂也上大悅

劉靜妻

蜀縣令劉靜妻患病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
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書
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
取肝食之而差火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
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南取果並到
食之无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
將衣須臾得一火瓜云猴氏老人園內得之
上追老人至問之曰土埋一瓜擬進適開視
得百錢耳儼獨坐堂中夜被刺砍刀子仍在
心上敕求賊甚急竟无蹤跡或以為儼役鬼

勞苦被鬼殺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信哉

鼎師

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州傳野人有奇行太平公
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瓮盛酒三斗一舉而飲
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瓮盛醬一斗鼎
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与官鼎曰情
願出家即与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
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
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二無瘡痍時人

莫測

李慈德

大足年中有妖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
天子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為江河與俗
使相知削竹為槍纏皮為甲三更于內反宮
人擾亂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揚玄基聞
內裏声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及閹豎數
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為容以厭而表

葉法善

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

決玄都觀道士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
之盡僧仍不服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
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
掌大笑

羅公遠

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
言事皆中敕遣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
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
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
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

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
來見于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樞上檢視馬
在如故侍御史表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
遠看命奴擊衣襪在門外不覺須臾在公遠
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狀

朝野僉載卷第四

朝野僉載卷第五

歐陽通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于父嘗自矜能書必
以象身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履以秋兔毫
松煙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緊薄白滑者
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六效歐筆傷于肥
鈍六通之亞也

孟知儉

孟知儉并州少時病忽亡見衛府如平生時不
知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

乃知是冥令吏為檢尋曰君平生無脩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六三四萬徧重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益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音州判司未果而卒

朱柰

貞觀年中頓丘縣有一賢者于黃河渚上拾果得一樹子裁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奈又似林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上州以其奇味乃進之賜綾一疋後樹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号曰朱柰至今叙德具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足人以為從西域流來礙渚而住矣

許遜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為患旌陽沒水投劍斬之後不知

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輕擊之聲聞數十
里唐進士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
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遂有萬仞
師出焉

唐儀

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紵帨為魚
行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強之北也至天后
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准前結白魚為飾

中宗

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

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高郵
縣令幼臨也

孫伯

蕩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焚
寶物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輩于
是采捕乃止

睿宗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安

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繡飾以金
玉然五萬盞燈豎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

倚曳錦繡耀珠翠拖香粉一花冠一中帽皆
至于万錢裝束一妓女皆三百貫妙簡長安
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
于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張易之

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室帳金銀珠玉寶貝之
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
織犀角簾氍毹之褥蛩蟲之氈汾晉之龍鬚
河朔之鳳翮以為席鳳閣侍郎李回秀私道
逼之也~~阿臧~~鴛鴦蓋以共飲取其常相逐回秀

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常頻喚
不交出為相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回秀
被坐降為衡州長史

宗楚容

宗楚容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純帖沉香和紅
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
及地著吉莫韞者行則仰倒楚容被建昌王
推得駐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
看歎曰看他行坐處吾等虛生浪死一年追
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

斬之

安樂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宝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闌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雀飛仙絲來線衣鬼出神入隱居銀鏤窈窕娘媚真珠瑪瑙琉璃琥珀黎珊瑚車渠琬琰一切宝用錢三萬府庫之物盡于是矣

又

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奪百姓莊園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為山以象華岳引水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橋磴道衣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華基泉于基中湧出窮天之壯麗談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闕咽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隋煬帝

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宝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宝光輝洞澈引匈奴啟人可汗會其

中可汗恍惚疑非人世有識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也亦是王莽輕車之兆天心其闕人事也

劉龍子

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眾作一金龍袖中把以羊腸盛蜜水繞繫之每相聚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撼羊腸水于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云病愈施捨無數遂起逆心事發逃走括訪久之擒獲并其黨十餘人皆弃市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火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訪乃是孝子每哭即散餅食于地羣鳥爭來食之後數如此鳥聞哭声以為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狗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狗窠中取狗子置猫窠內慣食其乳遂以為常殆不可以事論也自連理木合歡~~木~~麥分兩歧禾

同穗觸類而長寔孫有徒並是人作不是怪也

同泰

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 臨人永昌帝業
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白石鑿作
字以紫石末和藥 之後并州文水縣于谷
中得石還如此有武典字改文水為武典縣
自是往 作之後知其偽不復采用乃止

胡延慶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

萬年乃進之鳳閣侍郎季昭以刀刮之並盡
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朱前疑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云則天頭白更
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
餘人秋分後無計可脫乃于園獄外羅牆角
邊作聖人迹長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火
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
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惧天子萬年
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迹即火赦

天下改為大定元年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眾先于深山中埋一金銅像于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昨山下過每見佛光大設齋卜吉日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合命于所藏處劇不得乃勸曰諸公不志誠布施佛不可見由是男女爭布施百餘端更于埋處劇之得金銅像鄉人以為聖遠近傳之莫能見乃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愈于是左側數百里

老幼士女皆就之乃以緋紫紅黃綾為袋數十重盛像人眾觀者云一重一回布施收千端乃見像如此矯詐一二年鄉人婦服遂作亂自号光王署置官職殺長吏數年為患命將軍程務挺斬之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傾險初奉皇太子頗得出入暫令出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常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須使令伴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

請謁嗚事。青官鬻獄。所求不遂。東宮佞指疎之。仍入仗內。殫侍官飯。晚出。詎外云。我詐稱腹痛云。太子賜食。瓜太多。須臾。霍出。衛士心食米飯。黃臭。蓋並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為此狀也。

閻知微

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吸司宥丞。田歸。遣駕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吸靴而鼻嗅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吸大怒。倒懸之。怪一宿。明日將殺。无珍諫。火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放之。後与知微爭于殿廷。言默吸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吸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忌。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于筯上託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甚。不至。親就門請。利涉看筯曰。公何見顧。筯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叩刺史鄧暉。門拜謝曰。聞公欲賜死罪。鄧暉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暉大怒。乃吐州官。責以

間搆將杖之甲告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捨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昏惑

閻玄一

五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嘗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佐曰某是州佐也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典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于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訴之玄一曰吾大錯顧值典向宅取杯酒煖瘡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因便賜值典飲之

郭務靜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索靜曰尔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仍對姓王靜怪愕良久注視慶曰南皮佐史摠姓王

何名遠

定州何名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于驛邊起店

停商專以鬻胡為業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而不從我家即貧破及如故又復盛

羅會

長安富民羅會以別業自業里中謂之雞肆言若婦之目別業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梳洗衣衫極鮮屏風氈褥烹宰膳羞無不精美陸曰主人既如此豐贍何為不棄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

馬散失復業以來家園稍逐似分合如此非情願也

滕蔣二王

滕王嬰蔣王暉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與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拜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錢貫二王大慚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為賍汙有終身為累莫敢犯者

竇知範

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墨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

謂曰里正有過罪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給錢二千百。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一男，放鷹馬驚桑柯打，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死之命。

夏侯彪之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蛋百錢，幾顆？曰：三百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頭雞，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百

錢，幾莖？曰：五十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且寄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心皆類此。

王志愔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輒下脫粟飯。商客有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工之直。

段崇簡

涿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令里正拈客云。

不得稱無上戶。每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脅之人。俱皆~~惡通~~。訖。簡云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一月之內。約得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尚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所出。遂縣令与尉一信。舉送。至都拜邠州刺史。

崔玄信

安南都護崔玄信。命其潛裝。惟岳攝受州刺史。貪暴橫取金銀。向萬。有首領娶婦。裝要~~輿車~~。

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宥放。捉新婦婦。戲之。三月乃放還。首領遂不復納。裝領物至揚州。及安南間。至擒之物。盡納官。鍊裝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免。

嚴昇期

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拜。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謂為金牛。

御史

張昌儀

張昌儀為洛陽令。借易之權勢。屬官無不乞者。
鼓聲動。有一姓薛者。賁金五十兩。遮而奉之。
儀銜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
日。失狀。復問儀。曰。我二不記得。有姓薛者。
即與檢。凡姓薛者二十餘人。並令與官。
其靈政也如此。

朝野僉載卷第五

朝野僉載卷第六

辛亶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謗略曰枉州柳
縣屈滯鄉不申里疇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
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
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非知滯知微使
无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
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
駭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
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

榮賞者不無可喜。被免責者寧有不嘆。得官者見喜。失望者見疾。細而論之。非曹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問其名。官少何不問其精。細尋杖迹。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石。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魃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曹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寔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曹自修。捨曹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巫。却行無處。曹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汙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曹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牛弘

隋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兒最陋。和輕之。側卧食果子。嘲敞曰。嘗問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

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韉今見隴西牛卧地打草頭如驚起遂與官

侯白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檄辯淺乃密令侯白變形兒着故弊衣為賤人告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旁卧放氣與之言曰汝國馬價貴賤白心頗不平答曰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技倆筋脚好形容麤壯雖无技倆堪馱物直四五千以上若弥下浩尾燥蹄絕无伎倆旁卧放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知姓名

方始愧謝

高士廉

高士廉掌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誰士廉時着木屐令嘲之應声云刺鼻何曾噉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張元一

則天朝蕃人上封多與官嘗有為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狄仁傑着朱闌知微騎

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
吳拙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御史胡
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也尋改他官貝州舉人
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
昭德詈之為中霜穀來元一目為梟坐鷹架
時同州魯孔丘為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
外軍主帥元一目為鷲入鳳池蘇味道才學
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
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元
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

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
怯時人服其能體物契丹賊孫萬榮寇幽
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駭
務整統兵數千騎來王乃弃甲兵南走荊州
軍資器械遺于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至
都置酒高會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
度箭蜀馬臨階驕公賊七百里偃牆獨自戰
甲仗搥拋却騎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馬何
曰騎猪曰騎猪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此
元一宿構非卒詞也上曰尔付韻与之懿宗

請付葦韻元一應声曰裏頭直卓：掠髻不
葦：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花眼孔上火悅
王極有慚色王形兒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靜樂縣主王妹也形亦短醜則天最長時号
大哥縣主与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
落花錦裘拖綠草羅定知帽底儀容似火
哥則天大笑縣主含慚納言妻師德長火而
黑一足蹇元一目為行轍方相六号衛靈公
言防灵極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
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為望水路駝殿中侍御

史元奉竦聳偃身黑而且瘦目為嶺南考典
駕部郎中朱前疑羸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為
光祿掌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為
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為鬱屈蜀馬目李
昭德卒^{子處}歲胡孫僧文學士馬吉甫此一目
目為端箭師郎中張儒子視望陽目為呷
醋漢沂水令蘇徵琴止輕薄目為失孔老混

吉頊

張元一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蹇吉頊目為逆

流蝦蟆

朱隨侯

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尔朱九並
姿相少媚廣州人号為三樵七首反人歌曰奉敕
追三樵隨侯傍道走迴頭語李郎喚取尔朱
九張鷟日隨侯為霍亂土泉

李詳

李詳河内人氣俠剛勁初為梓州監視尉主書
考日刺史問曰已平否詳曰不平刺史曰不
平君把筆書考詳曰請考使君即下筆曰怯
斷大事好句小稽自隱不清疑人搃濁考中

下刺史默然而罷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評事
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為謠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量杞推侍御史腕脫枝書郎
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中子
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
士不尋章趙糊存撫使睚目聖神皇遂被犯
推御史紀先知投向左基對仗彈劾以為謗
朝政敗國風請于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

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
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手面无色豫章令賀
若矐眼皮急項轅粗鷲号为飽乳犢子

鄭愔

鄭愔曾罵選人為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
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
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奉鄭姓改
姓鄭時人号为鄭二

李敬玄

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

尚書沒蕃着靴不得狼狽而走時將軍王杲
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返首尾千
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鄯州
王伯母見賊不能聞總由曹新婦

祝欽明

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
臚頑滯多疑基中小吏号之為媪者肉塊
无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姜師度

先天中姜師度于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

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壠柴筏而下遂授司農卿于後水漲則弃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工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開元六年水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蒙盡師度以為功官品益進又有傳孝忠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傳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

姜晦

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

衡曾元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為姜侍郎

魏光乘

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為跣蛇鶴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為觀鼠猫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為飽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目為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目為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火少髮目為日本國使人又目

舍人鄭勉為醉高麗目拾遺蔡孚為小州醫
博士許諳藥性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為
椽燼餘木又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目
舍人楊仲嗣為熟熬上胡獬補闕袁輝為王
門下彈琴博士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
李全交為品官給使黃門侍郎李廣為飽水
蝦蟇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
新興縣尉

阮嵩

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妬嵩在廳會客
飲召女奴歌閻披髮跣足持刀至席諸客驚
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為嵩
作考詞云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
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數不脩夫又精神
何在考下省符解任

郝象賢

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頊立令南容之子也弱
冠諸友生字之曰寵之每于父前稱字父給
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為汝設饌可命之也翌
日象賢邀致十數人南容引蟹與之飲謂曰

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斲字
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
衆慚而退寵之者反語為癡種也

朱前疑

朱前疑淺鈍無識容兒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
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回又上
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
品于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
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酬五品前疑
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丘園

憤恚而卒

王及善

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号为
鳩集鳳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許令
史双驢入其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号为
驅驢宰相

周逮仁傑

周逮仁傑河内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下
帳式頗甚縹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
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年九牧人皆

散避而宰相識淺以為萬代可行。授仁傑地
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甚法遂寢。

袁瑛

周考功令史袁瑛。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
遂判曰。曹司錄開。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
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

基中語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俟。
于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悰丁憂。自請
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
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樞。貞被詔許。遭母憂。
不宥起對。時基中為之語曰。侯知一不宥致
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宥作孝。張樞貞情
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歎心
人面。不其狀乎。

沈子榮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
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无一相當。
有一道稍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磴。又
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磴。乃是藍田。今問。

富平如何下筆間者莫不撫掌

武懿宗

則天內宴甚樂河王內懿宗忽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勅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視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為三二百戶封豕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極力申救乃免

張衡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舍人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李良弼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唇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菴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惧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訊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為真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賊孫万榮使何何小取滄瀛糞具良

弼謂成鹿縣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猴
猴雖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勸懷
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三品將軍阿小敗懷璧
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為河內王武懿宗斬之

閻知微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入蕃受默啜
封為漢可汗賊入怕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
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
陳將軍何不早下可汗兵到後降者剪土
无遺令英不答知微城下連手踏歌稱萬歲

樂令英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妾非輕翻為賊
踏歌無慙也知微乃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
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

崔寔

崔寔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勢父挾子威咸
受囑求賕汙狼藉父挾為司業受選人錢寔
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
何為不与官寔曰所親為誰吾採取鞭殺曰
鞭即遭憂寔大慚主上以寔父年老瓜初熟
賜一顆寔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訛之時

崔岑鄭惜並為吏部京中謠曰岑義獠子俊
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吐最準

權龍襄

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
中為滄州刺史初到乃為詩呈州官曰遙看
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
饒謝公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趨韻而已
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殫飽
食房裏側室糞集野娘參軍不曉請釋襄曰
鷄子簷前飛直七百女洗衫掛後園乾白如

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蠅娘
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
明月赤團太子援筆為贊曰龍襄才子秦
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趣韻
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為容山府折衝神龍
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
陛下敕追來令作右金吾又為喜雨詩曰暗
衣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黑赤地上綠
沉為瀛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
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新正喚官人集云有

恩改年号為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以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赦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于理何妨府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駝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私忌對曰父母忌日請假獨坐府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日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卷第六

朝野僉載卷第七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兵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過諸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苗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遭主卑瑣曾无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為郎將宜得復身秩朝廷以此多之

裴談

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方在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逸其韻曰昔年移柳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懸亂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表智弋斷鍊者有功寬之躡屣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惧鳳跄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温

何如荅曰履温心不涉學眼不識父兒恭而性很智小而謀大趨趨徇盜突忽猪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斃頭寄于頸其能久乎後從韋氏謀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今為選部侍郎何如荅曰愔猖獗小子狡滑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孤躄貴介雉伏摧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鸚鵡栖于葦若鈔鑄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終是庸才以此求榮得成為幸後果謀反伏誅

黎景逸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嘗有鵲巢其側每食以飯飼之後鄰有失布者誣景逸繫之南康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于獄樓向景逸似傳語歡躍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所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說三日內赦至景逸還山乃悟玄衣素衿者鵲之狀也

張昌期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暴羣僚梁縣有人白云有白鵲見昌期令司戶楊

楚玉捕之却人有鷄子七十籠矣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鵲有羣鵲隨之見鷄逆散惟白者存焉鷄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籠送之昌期笑曰此鵲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拜謝而出

高嶷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餘而卒心上仍煖經日乃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子嶷對原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歸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雞

也令射殺之魅遂絕

天后

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雞變為雄者甚多二有未全化者乃天后之預兆

衛鎬

衛鎬為縣官下鄉重人王幸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叩頭乞命斯須又至鎬甚惡之而覺遂催食欲前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窮無物設饌有一母雞抱兒已數日將欲殺之鎬乃悟烏衣婦人果烏雞也遂命

解放是夜復夢拜謝而忝

祖錄事

久視年中越州有祖錄事早出見有擔鶩向市者鶩見錄事頻顧而鳴祖乃以錢贖之令放僧寺為長生鶩竟不肖入寺但走逐祖後經坊歷市稠人廣眾之處一步不放祖收養之左丞張錫親見說也

鶩鶩

漢時鄆縣南門西扇忽一声稱鶩一声稱鶩晨夕開闔声聞京師末帝惡之令毀其門兩扇

化為鴛鴦相隨飛去後改為晏城縣

劉景陽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鳥雌雄各一能解人語至都進之苗其雌者雄則煩怨不食則天問曰何无聊也鳥為言曰配為使者所得今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獻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

峯州魚

峯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水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蓋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萬斛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

通州河

通州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以雉尾挿其穴前獺即不復出去之乃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則取得多若放其喫飽即鳴杖驅還穴仍以雉尾挿之

洛水豎子

有人見豎子在洛水洗馬頭之見一物如白練光極晶瑩繳豎子之項兩三匝即沉水死凡溪河灣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馬遇之者

皆謂鼃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蚊之類也宜慎之

萬頃陂

齊州有萬頃陂魚鰲水族無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鉢乞食村人長者施以素供食訖而去于時漁人網得一魚長六七尺脗鱗鏤甲錦質宝章特異常魚衆歆赴州餉遺至村而死因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長者所施蔬食儼狀並在村人遂于陂中設齋過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猶狀

韓珣

杭州富陽縣韓珣莊掘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魚數十頭土有微潤

蔣怕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仍內鞘中貞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趣貞等拔刀則血痕狼藉携訊真等不任苦毒遂自誣讖上疑之差御史蔣怕覆推怕追店人十五以上集為人不足

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以上晚放出令獄
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与婆語者即記
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
日復尔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
二日怕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与老
婆語者一人餘並放散勘之具伏云与迪妻
姦殺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王璈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儉前妻子忠蒸其後
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

狀問奉敕推詰甚急後母詐以領中勒項卧
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吞一紫
袍人見面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
心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
尉王璈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璈先令人伏案
禱下潛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璈鎖房門而
吞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璈至
開門案下之人二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李傑

李傑為河南尹有冥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

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歿所甘分傑察其狀非
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
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
後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
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
俄將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
如初道士立于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某
與寡婦私嘗若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
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裴子雲

衡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成邊
田犢牛六頭于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
頭利十貫以上敬索牛舅云兩頭已死只
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生搃不宥還敬憤恨
至縣陳牒子雲令送敬赴獄即追盜牛賊李
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
頭藏于汝宅上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
立南墻下進急乃吐歎云三十頭牛搃是外
甥犢牛所生寔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
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

我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苗數頭餘並還敬一
縣服其精察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
極妹艷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需漿水粥乃
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
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
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敕令長
安萬年捉不良春爛亦賊鼎沸三日不獲不
良王師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 年少端

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傳衛士四人問十
日內以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
麗苗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
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
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開視婢及高
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
藏之奉敕斬于東市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
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

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歎書是光書疑語非光
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勤
審取寔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
卧西窓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
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珠投
書于水中字一解散珠叩頭伏罪敕令決
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董行成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
店盜行人駝一頭并被袋天欲曉至懷州行
成至街中見咄之曰个賊住即下駝來承伏
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駝行急而汗非長
行也見人則引駝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投送
縣有頃駝主尋踪而至

張鷟

張鷟為陽縣尉日有稱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
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
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惟苗一字問是汝書
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乃
注曰非去樹即是元牒且決五下樹詐馮忱

書二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
項赤叩頭服罪又有一客駝僵斷并鞍失之
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鷹推勘急夜放駝出而
藏其鞍可直五千以上鷹曰此可知也令去
却籠頭放之駝向舊餵處鷹令搜其家得鞍
于草積下人服其智

張松壽

張松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 奉敕
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
尋蹤循見一老婆樹下賣食令以從驕馱來

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處令一
心暖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拉來須臾一人來
問明府若為推遂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
具承并眩並獲時稱神明

元嘉

元嘉少聰敏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
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
一絕六事齊舉代号神仙童子

毛俊

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示千

字文皆能暗誦賜衣裳放還人以為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

婁師德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為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何為具兩種者驛將惶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无米主人不能復何損遂換取粗餅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往婁者為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

欲決殺故令眾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即師德當家兒子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与尚書俱坐尚書謂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寔不識但与其父為小兒時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德而寬國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娘求寬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椽榷餅与之曰噫却作个飽死鬼都督從此捨之後為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就事早出婁有足疾待馬未至于

宣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
納言也因訴身名遂与之並坐令有子遠覘
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婁曰人
有不相識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疑以某
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上得實不暗也
婁曰道是夜書表狀上得白日裏不識宰相
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婁曰南無佛
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
馬判官曰某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公
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之曰

判官與納言何別不與供給索杖來駟長惶
怖拜伏公曰吾若打汝頭大使打驛將細
事耳徒浣却名聲若令州縣處你即不存性
命且教却驛將流汗拜謝狼狽而走妻目送
之曰此公頭頓何也眾皆稱歎其行事皆類
此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寬無以加也

李勣

英公李勣為司空知政事有一蕃官者參選被
族來辭公曰明早朝堂見我其人果如約公
顰眉謂曰汝長生不如事尚書侍郎吾老翁

不識字無氣 汝何由可得吾添負媿汝努力好衣時侍郎等蹴踏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須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時為宰相有鄉人過宅設食待之客裂却餅緣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犁地兩徧然後播種鋤削刈打磴羅作麩成得此餅六六辛勤少年裂却原是何道此處猶河若對至尊作如此事參差砍却你頭客大慙棟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羅有客裂餅像者羅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亦是未能且擊却客

愕然又甚使致羅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羅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慙愧今輕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瓢以為達官兒郎此通人所不為也

李日知

刑部尚書李日知自為畿赤不曾打杖行罰其事古濟及為司寇有令史受勅三日忘却不行者尚書索杖喚令史摠集欲決之責曰吾欲答汝一頓恐天下人笑你云捺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成不得人妻子亦不礼你

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或有失衆共誦之。

宋之遊

洛陽縣丞宗之遊性好唱歌。出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遊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而唱。其婢隔窻而和之。聞者莫不大笑。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兒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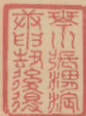
瞠。寢惡之。扶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之嗜好一何殊絕。前閩父王嗜呂獸。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芟。曾智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脫襪粘灸瘡。痂墜地。雍俯取而食焉。宋明帝嗜蜜漬。蠅蟻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足怪歟。

羅黑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

撥信箴上雅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
使羅黑。影惟聽之一徧而得上謂胡人曰
此曲吾宮人能之遂推下大琵琶令黑。彈
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拜辭西
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



王沂平生不解弦管忽自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
彈之成數曲一名雀啣蛇一名胡王調一
名胡瓜怨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
請學教之搃不能成

卷之七終